

·世界读书日特别报道· 《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新书出版致敬鼠疫斗士伍连德



伍连德博士

用一部书和一座城

纪念他

□张长虹

他是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他是我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的第一人。

他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疫区现场人体解剖。

他是我国第一个检疫防疫机构东三省防务处的创办人。

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科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

他第一次使用口罩阻挡病毒传播，并在全国创建了20多所医学卫生机构。

“大清总医官”伍连德，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第一人。

他是哈尔滨的恩人，他在百年前那场大疫突袭时拯救了这座城市。

2020年，在经历了开年就开始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令人不禁联想起110年前，在哈尔滨发生的那次世纪大瘟疫。1910年末到1911年初的那个寒冬，那时的哈尔滨人都经历了什么？那时的人们面对重大疫情采取的防疫措施是什么？是谁来到哈尔滨，力挽狂澜扼住了瘟疫的咽喉，阻止了一场更大灾难的暴发？

恰在此时，为人们揭秘和解疑的大书来了——《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这部图文并茂的珍贵史料索引型书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付梓出版，它给我们打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大门，让我们穿越时空，去了解鼠疫斗士伍连德和他在哈尔滨所做的点滴往事。

本版刊出的专访人物是此部书籍的序言作者之一；本版刊出的文字和图片内容，均整理自《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中的一些内容。特此向此书的编著单位哈尔滨市图书馆致谢。

万国鼠疫大会

在鼠疫日趋得以控制的1911年3月，伍连德上报外务部，请求召开国际研究会，讨论“素未注意之肺疫”。1911年4月，在原滨江关道尹、外务部左丞施肇基及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下，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今沈阳）召开。

会议于1911年4月3日开幕，4月28日结束，持续了26天。会议邀请了德、美、英、奥、法、俄、日等11国鼠疫研究领域的34名著名学者、世界各国“专门名医”参加。主持防疫的总医官伍连德被选为主席。

英国《泰晤士报》称“此次会议开创了中国医学史的新时代”。会议期间，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对这次鼠疫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地研究。如“一、此次疫因何流行？如何流行？暨有如何办理方法？二、此种疫气，是否满洲境内某处本土之病？如果系某处产生之病，有何最善之法，可向该处施救？三、其产生疫气之虫所含毒力，是否较核疫虫之毒力大？以显微镜观之，虫之形类相同，以疫学化验之，亦无少异，而何以在此地则称肺瘟、血瘟，在印度等处则称核瘟而鲜成肺瘟者？”等等。最后，以会议的名义形成了给中国政府的临时报告，即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

此次会议上，伍连德倡议在哈尔滨创建东三省防疫处，这得到参会专家的赞同。后来成立的防疫处，成为“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一个自办的检疫和防疫机构”。

伍连德是本“大书”，我们要读懂他

黑龙江大学副教授、史学博士高龙彬谈伍连德学术研究

□本报记者 张长虹

2019年是伍连德博士诞辰140周年，2020年是先生仙逝60周年，更是他主持扑灭东北鼠疫110周年；202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召开110周年……伍连德，他是哈尔滨的‘恩人’，他的一生都与哈尔滨无法割舍。”

初见高龙彬，他抛给记者这一连串的年代数据，表达着对他伍连德先生的敬仰之情。不仅如此，接下来他亮出自己的收藏品更让记者瞪大了眼睛——伍连德参与主编的英文原版《鼠疫概论》、英文版《霍乱概论》、《民国二十五年卫生署海港检疫处报告书》、1915年由伍连德主编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影印版）……一本本带着上个世纪初叶气息、极具年代感的书籍，都是关于伍连德，关于百年前哈尔滨那次大瘟疫。

打开这些书，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通道，穿过那些飘浮的岁月尘埃，我们一起看看1910年哈尔滨那个寒冷的冬天。

“1910年11月初，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地区突然出现传染病，最初有2-3人死亡，但发展到一个半月后，每天死亡人数增加到10例，到1910年12月底，每天死亡人数已经暴涨到百例。时至年关，这种景象有向整个东三省蔓延的趋势。1910年12月24日晚，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伍连德，来到了哈尔滨，他用3个月的时间挽救了哈尔滨，扑灭了那场大瘟疫。”高龙彬略带口音的低沉讲述，传达着某种信息：他

和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博士，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有着“共情”。

高龙彬，作为一个山东生长大的人，他从小却对哈尔滨这座城市一直有向往。他的三爷爷当年闯关东来到哈尔滨，之后就和老家人失去联系。从小就听大人总是提起“哈尔滨”，这个地方对他来说遥远而有魔力。2006年，他首次来到哈尔滨，进行了一次“寻亲”之旅，并成功见到了与家族失散多年的三爷爷的家人。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到哈尔滨工作，之后虽然中间又回到北师大读硕士、读博士，当再次要选择生活和工作城市时，他选择回哈尔滨。因为那时，他已经从史学的角度，用学术研究的眼光，盯住了伍连德，这位关联着哈尔滨的历史，也让他无比敬仰的人。

高龙彬说，我研究伍连德数载，也热衷于收集关于他的中外文献资料。我将6年前创作发表的《伍连德与东三省防疫处的创立和演进》稍加修改，为哈尔滨市图书馆编著的这部书作序言，希望给伍连德研究“添砖加瓦”。

在高龙彬看来，伍连德对中国防疫医学所作出的贡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史学角度从医学角度，国内学术界对伍连德的研究都不够广泛和深入，今人所给予他的承认和他所作出的成绩仍不相匹配。虽然也能看到一些文章，但对伍连德博士还都是介绍性的，鲜见深入研究之力作。他渴望在学界形成“伍连德热”，打造“伍连德学”。

高龙彬说，伍连德于1937年日军侵华后回到

家乡马来西亚，以开设诊所为生计，在那里终老一生。他在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不可磨灭的。我从《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海港检疫管理处报告书》，以及当时的《滨江时报》《外交公报》等报纸媒介等重要史料中，从清末东三省鼠疫与伍连德、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东三省防疫处的创立、伍连德与东三省防疫处的演进里，来研究、论述伍连德在东三省防疫处的重要经历和起到的作用，凸显他在中国防疫史上和公共卫生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他在哈尔滨东三省防疫处任总办兼总医官，因防治鼠疫、霍乱和研究公共卫生而名声远播；在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任处长，并兼任上海海港检疫管理所所长，因开展海港检疫和捍卫国家主权而名声大振。他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创立鼻祖，他参与创办了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他主编了多个医学杂志，撰写了多部医学专业书籍，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第一人”。

1924年，梁启超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连德）博士一人而已。”高龙彬说，这是对伍连德先生最恰当的评价。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伍连德的历史功绩的一部分。

多年前，高龙彬就把自己收藏的伍连德所著《鼠疫概论》英文版，以及1915年伍连德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影印版），捐赠给黑龙江伍连德纪念馆。高龙彬说，伍连德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学术“富矿”，是一本“大书”，我们要读懂他，读透

他，这对我们今天都十分有意义。关于将来伍连德的研究，他有两个计划：要编一本伍连德年谱，写一本专业的伍连德研究书籍。他说：“要让世人永远记住他。”



高龙彬，1980年生，山东昌邑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博士毕业，现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哈尔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俄国史、犹太史和东北史。

当年迎战鼠疫的“硬核”措施

□本报记者 张长虹

我们今天纪念伍连德，先要知道他是位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做到那些当时乃至当今都堪称伟大的举动？

《鼠疫斗士——一位现代中国医生的自述》一书，为人们揭示了关于这位伟大的国士大医的不平凡经历和大勇大谋作为。这部书从1910年的哈尔滨鼠疫开始，记载了伍连德在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的非凡经历，在哈尔滨抗击鼠疫的史实部分，是这部书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解剖尸体

伍连德来到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清疫源和病因，因此他需要解剖一具病死者的尸体，拿到科学数据。当时，国人对人体解剖还没有基本认识，尸体解剖还不被允许。但是伍连德要了解疫情真相，必须要做这件事。来到哈尔滨后的第三天，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来到哈尔滨傅家甸（今道外区）一处民居中，给一位病亡的妇女做了尸体解剖，取出化验所需的人体组织并快速将尸体缝合，没有让死者家属察觉，避免了民众的恐慌。由此完成了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疫区现场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很快，他利用自己带来的英式显微镜和化学试剂等实验工具，在病死人体内发现了鼠疫杆菌。这是伍连德到哈尔滨的第六天，此时他知道，与他较量的是一个极为烈性的传染病，这种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在十四世纪中期曾导致欧洲2500万人死亡，吞噬了当时欧洲的三分之一人口。

自创口罩

确定瘟疫是鼠疫后，伍连德进一步确定，这种鼠疫类型是一种新型鼠疫，他称之为“肺鼠疫”，这种类型鼠疫有人传人危险，病毒以飞沫传播。

1911年的哈尔滨，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有17位医生死于鼠疫。因为这种病毒传染的凶险直接威胁到医护人员的生命，伍连德认识到要阻断传染途径。他让助手裁剪宽9寸、长3尺的纱布，折叠后在纱布中间放置消毒后的药棉，纱布两端剪成带子用于固定耳后。这个掩住口鼻的防护装置，大大地阻隔了病毒通过病人的呼吸



第四区防疫执行处员役。

飞沫传播，这就是后人一直沿用的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

锁定旱獭

这个来势凶猛的肺鼠疫，其疫源在哪？到底什么是病毒宿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伍连德。当时，他亲自做“流调”。

一次走访中，他发现同一个去世的女病人有亲密关系的是个俄国皮货商，而此次瘟疫的最早病例来自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当时正是因旱獭皮毛需求量大而大量捕杀旱獭时节，这种啮齿类动物体内会不会有鼠疫杆菌？伍连德将那位皮货商家中的旱獭皮毛取样，果然在其检测出了鼠疫杆菌，而哈尔滨当地的鼠主体内并无这种鼠疫杆菌。伍连德确定，旱獭是这次爆发肺鼠疫的病毒宿主。他指挥人们迅速采取措施，阻断鼠疫从源头传播。

对于疫源旱獭的研究及对疫源地的管理，是东三省防疫处的核心工作。在对旱獭的研究方面，据伍连德介绍：“……旱獭在冬眠时，能将病毒保存过冬，至次年春醒时，往往罹急性菌血症而辗转传于人类。”

1911年7月15日，在伍连德主持下，第一支中俄联合考察队出发，在中俄边境城市做疫情考察。1923年，伍连德再度对中俄边境地区做了考察。1926年，他发生了疫情反扑，患病和死亡人数

著述的《鼠疫概论》出版。1935年，伍连德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

车厢隔离

发现并确定了肺鼠疫的元凶和传播方式，伍连德向朝廷做出汇报和建议。其中他提出，鼠疫已经在哈尔滨傅家甸流行，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要对铁路加以严格控制，要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

很快，伍连德在哈尔滨采取了城市人口分区隔离，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今道外区）全面分区，每小区由一位高级医生作为主管，配备足够的助理员和警察，逐日挨户检查。在哈尔滨郊外设置隔离病房“滨江防疫会临时消毒所”，在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以做隔离时，伍连德向俄方租借来火车车厢，将病人亲属归置到这里，作为临时“隔离营”。建立了当时的“方舱医院”。

史料记载，当时哈尔滨使用生硫磺、石碳酸进行消毒。城市实行宵禁，对当时的道外区进行了交通管制。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关闭了山海关通向东三省的通道，停售车票，停运了京津铁路。

疫尸火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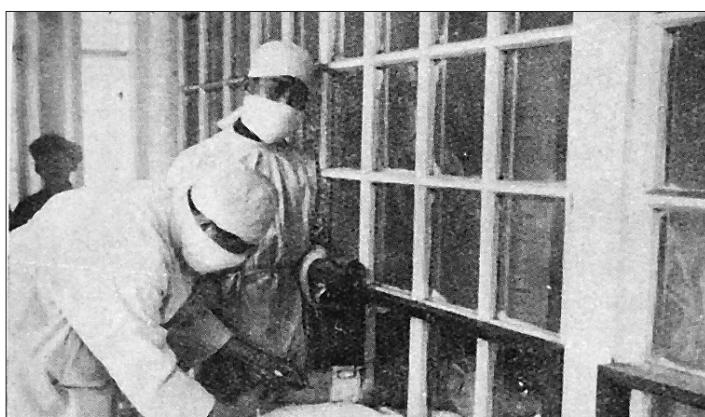
防疫的措施一项项落实，然而出乎伍连德的意料，之后几天

继续攀升。伍连德知道一定还有什么漏洞没有堵住。

当伍连德和助手在走访询问到尸体处理方法时，发现了问题——2200多具尸体没有被掩埋，而是堆在郊外坟场，那种惨状和场面使他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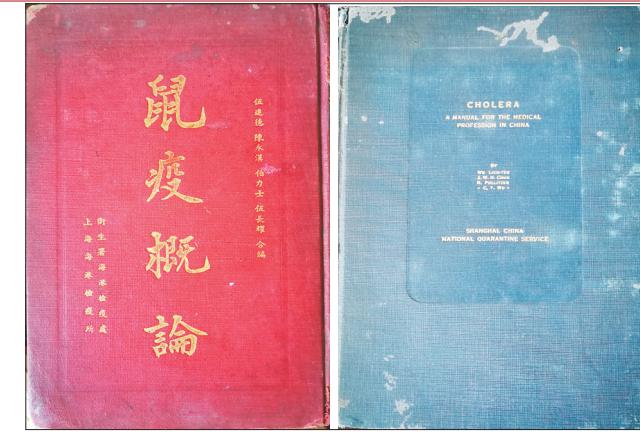
当时傅家甸（今道外区）地区常住人口25000人，流动人口10000人，因为染疫去世人数达到3329人。死亡人数之多，史料记载最高时一天死亡人数达183人，很多尸体无人处理。另外，当时正值年关，哈尔滨天寒地冻，墓穴难挖，尸体就堆放在露天。这是一个巨大的病毒聚集地。伍连德决定要切断这个巨大的传染源。1911年1月30日，哈尔滨郊外2200多具染疫尸体烧了3天3夜。同时，伍连德指示将染疫人家的家属动员安置搬迁，将被病毒侵袭的房屋烧毁。通过这一轮火葬和焚屋灭毒之后，哈尔滨的染病人数逐渐下降，这个行动被公认为是这场战役的转折点。

实施疫尸火葬后的第二天是新年，哈尔滨防疫局号召每家每户放鞭炮，一是依据风俗迎接新年，二是放鞭炮也可以利用广泛的硫磺消毒作用。直至当年3月1日，蔓延4个多月，波及整个北方及华中地区、共吞噬6万多人生命的东三省鼠疫，得到有效的控制。



伍连德在显微镜室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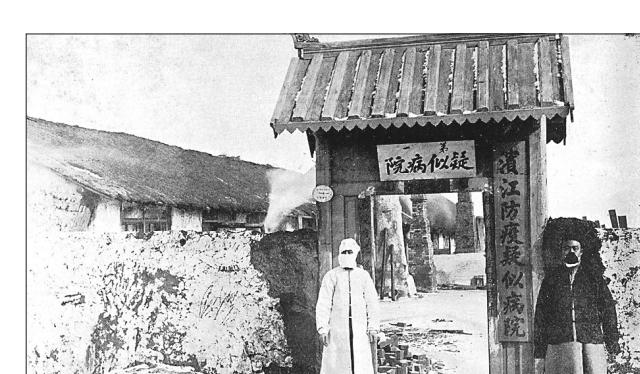
患者的双手伸入玻璃罩下以防医员诊治时意外传染。



伍连德两部重要著作《鼠疫概论》《霍乱概论》。



“伍氏口罩”戴法图。



当年滨江防疫处处置疑似人员的场所。



哈尔滨当年一所养病院中的西医(左)、中医(中)和司机(右)。



“田家烧锅”前防疫执行处的消毒车。